

# 紀念趙無極誕辰百年 法籍藏家以畫展世紀交誼



潘雅德(左)和爸爸多米尼克兩父子都熱愛藝術。



趙無極與兒時的潘雅德。

法國人潘雅德(Arthur de Villepin)來港生活逾十年近回進軍藝壇，其父是赫赫有名的前法國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畫廊以家族名字命名—Villepin，首展便帶來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個展，又時值大師誕辰100周年，與趙無極份屬好友的父子二人，在新畫廊中展出兩代人所藏大師畫作，不僅張張寄託與這位中國畫家的交誼，作品更見到與尋常市場的不同品味。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張夢薇 (部分照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畫中有情，有別於一般畫展，此次畫展名為《友誼與融合》，除讓觀者感受到藝術家與收藏家之間密切的關係，亦希望觀者可一睹藝術家作品背後鮮為人知的個人生活與情感。即使多米尼克的外交以及政治背景更為大眾所認識，但他的藝術品味卻更傾向於一位儒雅的文藝閱讀者，幼承庭訓，其子亦愛畫如癡，不過父子二人閱讀品味不同，也開展出迥異的兩套收藏模式。

「我們和趙無極彼此了解是因為友誼。對於趙無極來說，友誼讓他謙虛下來，嘗試去學習。」多米尼克在開幕儀式時提到趙無極的作品中主要有兩種意義，第一是藝術給人們的提醒，另外一方面則是跨越不同界限的友誼。而友誼，正是兩父子名下新畫廊的核心價值。「我們希望展覽呈現非市場上認識的趙無極，讓觀者在欣賞他的作品時，建立與趙無極的親密感。」潘雅德說。

## 多米尼克眼中的趙無極

在就任法國總理前，多米尼克與當時的總理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他們不但喜歡中國，也對中國藝術非常感興趣，而希拉克與趙無極同樣是好朋友，並經常來到皇宮，因此多米尼克藉此機會與趙無極彼此認識。往後的周末趙無極與太太會經常與多米尼克一家人來往，共進午餐和晚餐，兩家人互相都很熟悉對方。多米尼克憶述與趙無極最難忘的時刻莫過於2006年，趙無極與太太到自家探訪。當時的趙無極在繪畫方面正遇上瓶頸，多米尼克就隨意將畫筆和顏料放在家裏園子桌子上。趙無極因着瞬間的衝動開始揮動畫筆，猶如很多印象派畫家一樣，隨着自然的狀態迎來了首次在室外的畫作。

多米尼克慶幸當時的經歷解開了趙無極心靈上的枷鎖，讓藝術再次給他帶來快樂的感覺。而這也是趙無極生命最真實的寫照—對於畫家的身份感到自豪，並一直在追求更理想的狀態。除此以外，由於趙無極與多米尼克一家頻繁的相處，往往讓多米尼克和潘雅德父子帶來更豐富的話題。「我們喜歡一起討論趙無極的作品，而且往往都會有激烈的爭辯。」多米尼克本身參與政治，因此他偏向於從歷史背景去了解趙無極的作品，他認

為知道藝術家畫畫當時的狀況很重要，因為用的手法、帶出的影響、作品的效果與藝術家本身置身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而潘雅德則着重於從宗教意義去看畫作背後的信息，了解一個藝術家的信念如何將作品昇華至另外一種層次與境界。「我喜歡去看、去發現趙無極畫作的核心部分」潘雅德說。

## 品味不同的趙無極

在與趙無極成為好朋友之前，多米尼克已經開始收藏趙無極的作品，他提到自己年輕的時候就對趙無極的藝術視角感到佩服，從趙無極創作的刻開始收藏，然後再到水墨畫、油畫等各種藝術品。而多米尼克透露，第一件購買趙無極重要和有價值的作品是於1973年完成的《Hommage à René Char》。多米尼克除了覺得作品富有動感，顏色和結構都很講究以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作品創作於趙無極七十年的「蛻變期」，是趙無極喪妻一年半以後再次重拾畫筆之作，作品見證着其畫風出現戲劇性的變化。「我對趙無極所有創作都很感興趣，因為我能夠在他不同作品中找到獨特之處，每一件作品都呈現了他的個性。」多米尼克形容趙無極的一生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世界上的一些主要戰爭、國家改革等大事件他都經歷過，但是趙無極不但沒有被影響，反而繼續醉心於在藝術上的追求以及在作品中尋求答案，觀者可以從其作品中感受到他對這個核心價值的執着。

在多米尼克眼中，趙無極既有中國文化的底蘊，在巴黎生活，有一段時間甚至需要穿梭美國與法國兩地，思想深受保羅·塞尚、保羅·克利、康丁斯基以及巴勃羅·畢加索等歐洲著名藝術大師的影響。最後他將這些元素結合，形成自己獨立的思想，達到了智慧與和諧以及對人性和藝術有透徹的認知，創作出屬於自己獨特的風格。

趙無極其中一個的作品《10.05.62》甚為多米尼克所喜愛，他認為單憑這幅畫就能證明趙無極是一個世界級的畫家。它屬於1962年畫作，畫的中間有巨型的「Z」，讓人聯想起趙無極名字的代表字母。另外，畫作不但展現了中國書法的特質，也體現了趙無極1957年到美國以後，受到歐美抽象大師如康丁斯基的影響，擺出一種抽象和印象派的姿態。而對於潘雅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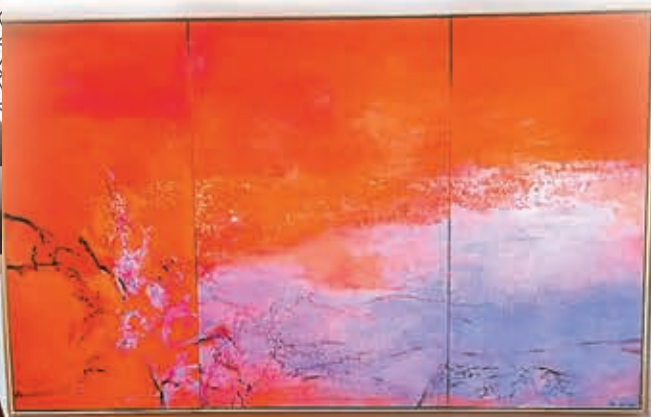
言，趙無極晚期2002年到2003年完成的作品《22.11.2002-10.12.2003》則是他最喜歡的，能夠了解到趙無極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開始回看、反思自己的一生。畫中兩座不同風格的山正道出趙無極一生受多元文化熏陶，卻又能互相融合的思想。「趙無極的一生有很多演變，它們在作品中呈現出不同面貌，也從有形走向無形。」潘雅德提到趙無極的畫風是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慢慢走向抽象，在這個作品中觀者可以探索出其隱喻：中間有一座歐洲的山，而右下角的，則是有宋朝風格的一座山。這不但清晰地呈現了趙無極在傳統上的追求，另外一方面他也跟歐洲的生活接上了軌道。潘雅德認為這幅畫作最大的特色是畫作中的光並沒有聚焦於一點，反而散落在畫的每一個角落，產生了很多焦點。「你會有不一樣的角度的去看畫，從而找到新的意義。」潘雅德說。

## 市場仍未到頂峰

趙無極逝世將近七年，被問到其作品的價格在市場上是否已達頂峰，多米尼克堅決否定。他認為趙無極是一個跨越時空、打破時代隔閡的藝術家，作品放在任何年代都是前衛的，而且並非一朝一夕讓人讀懂，反之，觀者，尤其是外國人，更需要一段長的時間去領悟作品，需要耐心、內心的寬度去展望。「前幾年趙無極的作品在市場上進展得很快，但是我相信這個增長還是會持續的。」趙無極一生中只有約兩千多幅作品，相比起其他藝術家來說比較少，多米尼克認為這也是讓其作品價格保持一定水平的因素之一。

除此以外，趙無極的歷程也為他的作品塑造出與其他藝術家不同的風格，他既吸收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音樂家、詩人、建築師等藝術的養分，而且用中國人的視角在歐洲生活、對美國也熟悉，能夠貫穿不同文化使得它們互相融合，是眾多藝術家比較罕見的。

「當你去觀看趙無極的作品的時候，靈魂會被提升，找到對問題的回應與答案，我相信這正是藝術最高的境界，它給你帶來更好的生命。」在多米尼克心中，趙無極除了抒發自己的情感，也會與觀者心靈對話，這也是他作品珍貴的原因。



作品《Hommage a Francoise》。



趙無極在多米尼克家裏的園子進行創作。



詩人勒內·夏爾(左)與趙無極。



作品《10.05.62》。



趙無極



作品《22.11.2002-10.12.2003》。

## 放大鏡

趙無極在法國其中一個好朋友是一個著名詩人勒內·夏爾(René Char)，當時勒內看上了趙無極的作品，所以將自己的文字與詩，配上趙無極的光刻作品集結成書，其中一本名為《Effilage Du Sac De Jute》在1950年出版。這本書給趙無極增進了與勒內之間的友誼，同時也給他在藝術和繪畫上的肯定，奠定了趙無極往後在藝術上的發展。其後趙無極開始與不同詩人合作，因此亦出版了不少多元化的書籍。



《Effilage Du Sac De Jute》為趙無極與詩人勒內·夏爾的作品結合而成的書籍。

有一次多米尼克的太太瑪麗—羅爾·維貝爾·德維爾潘(Marie-Laure Viebel de Villepin)將他其中收藏的一個屬於十九世紀原版的拿破崙雕刻拿出來給趙無極展示，適逢多米尼克生日將至，趙無極就將拿破崙的雕像畫下來，當成生日禮物送了給多米尼克。這正體現了收藏家與藝術家之間個人且親密的關係。



趙無極根據拿破崙的雕刻畫給多米尼克的生日禮物。

當多米尼克購買趙無極其中一幅作品後，打算將畫框換上，意外地發現繪畫的背後有趙無極與太太的自畫像。根據兩父子對趙無極的了解，他幾乎不會畫自畫像，因此這算是一幅極其罕有的作品。

趙無極罕有的自畫像。

多米尼克對於趙無極早期在巴黎思念杭州創作的作品尤其賞識，其中創作於1948年的油畫，其作品都有鮮明的色彩，讓觀者恍如置身在杭州，湖泊、小鳥、屋子作為作品的元素，鮮活地呈現當地的自然環境。

作品《Sans titre (Fumerailles)》。



趙無極早期在巴黎思念杭州創作的作品。



作品《Hommage à René Char》。



黃河邊大型古墓群出土的一個帶銘文的青銅器。 新華社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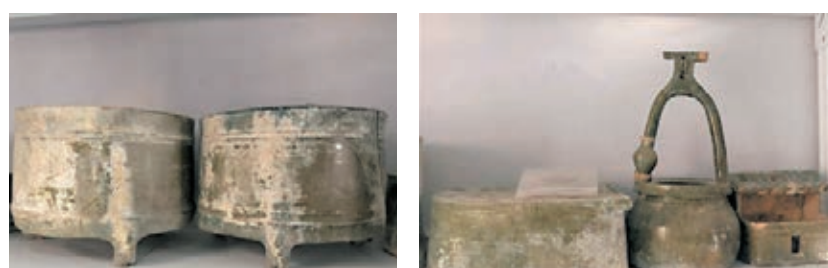
## 萬象靈犀 黃河邊發現大型古墓群 出土文物2000餘件

河南省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該所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黃河邊發現大型古墓群，共有多個時期墓葬600多座，出土文物2,000餘件。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鄭立超介紹說，這個古墓群位於三門峽市湖濱區後川村，北距黃河約500米。從2017年10月起，他們配合棚戶區改造項目，對這個位置進行了3次考古勘探發掘，勘探面積3.76萬平方米，發現多個時期墓葬600多座。這些墓葬主要集中在秦漢、唐宋和明清時期，尤以秦漢時期墓葬為多，有近300座。

目前，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經發掘墓葬602座，出土陶器、銅器、鐵器、金銀玉器、瓷器、石器、骨蚌器等各

類器物逾2,000件套(枚)，其中不乏鸚鵡首曲頸壺、玉劍具、鑲玉銅帶鉤以及有銘銅器等一批造型獨特、製作精美，有較高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的稀有隨葬品。在秦漢時期隨葬品上，有「陝亭」「陝市」的戳印；在唐宋金元時期的墓誌中，有關於陝州的直接記載。

專家認為，這些墓葬排列較為有序，同時期墓葬相互之間很少有打破關係。墓葬群離陝州古城較近，應該是歷代陝州城的集中墓區。並表示，這個大型古墓群的發現與挖掘，揭示了隨着政治中心的轉移，三門峽地區逐步由興盛走向衰落的過程；大量秦人墓葬和西漢墓葬的發掘，為三門峽地區墓葬演變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新華社



黃河邊大型古墓群出土的秦漢時期帶釉陶器。

新華社圖片